

十步香草

刘绍棠文集

刘绍棠 /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刘绍棠文集

十步香草

刘绍棠 /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步香草 / 刘绍棠著. — 北京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5

(刘绍棠文集)

ISBN 978-7-5302-1756-6

I. ①十…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8818 号

十步香草

SHI BU XIANGCAO

刘绍棠 著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84235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固安县铭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2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02-1756-6
定 价 32.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1

《畿辅通志》：“通州上拱京阙，下控天津。潞、浑二水夹会于东南，幽燕诸山雄峙于西北。舟车辐辏，冠盖交驰，实畿辅之襟喉，水陆之要会也。”

关于通州的历史沿革，节录《图经志书》的记载如下：“通州本禹贡冀州之域，春秋战国皆属燕，秦属渔阳郡，两汉本潞县及安乐县故地，皆渔阳属邑。魏晋以降，属幽州。后魏置潞郡，隋开皇初省入涿郡。唐武德二年于此置元州，领潞、临洺、无终等县。贞观元年，省元州，后为潞县，后以水患徙治安乐故城，今州之东北即旧治地也，历五代皆因之。至金天德三年，升为通州。元因之。领县二，曰潞，曰三河。隶大都路。洪武元年闰七月内附，并潞县于州，仍以三县隶焉。”

《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一百八：“通州明属顺天府，本朝因之。顺治十六年，省潞县入州。”民国以来，改通州为通县，直到如今。然而，通县只是写在书面上的称谓，本地老百姓仍旧自称通州，代代相传不改口。

瘦死的骆驼也比羊大。通州虽被民国降了格，可仍然划为甲等县，

先后曾是燕京道、京兆道、蓟密行署和伪冀东自治政府的首邑。全国解放以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通州又是管辖十三县一个市的专员公署所在地，自古至今高出邻县一等。

当年，一京二卫三通州，北京是老大，天津是老二，通州排行老三。老三虽不能跟大哥平起平坐，挨肩的弟兄也小中见大。眼下，通州是北京所属的一个县，却仍是京郊各县之首，城内人口二十万，可算得市中之市。

通州的万寿宫大街，好比北京的东西长安街，从东到西横贯全城，将全城南北一分为二。万寿宫大街左右延伸，东到北运河西岸，向西衔接京津公路新干线，一竿子插到底，跟东西长安街挂了钩，直通京西石景山，全程将近百里，正是首都骨干。

万寿宫大街东段，又是通州的闹市区。饭店、酒楼、旅馆、客栈、影剧院、俱乐部、百货公司、副食商场、农贸市场、汽车总站……大大小小串糖葫芦，嘀里嘟噜葡萄珠子；远听市声嘈杂，近看一锅人粥，沿街已经没有几家住户了。

万绿丛中一点红，闹中取静小胡同。在这几年兴旺起来的农贸市场的把角之处，还残留着一条曲径通幽的鸡肠巷子。只因地处汽车总站之外，北运河边的老河堤下，藏头缩脑在背静角落，过去并不起眼儿。谁想，农贸市场一年比一年红火，这条小胡同的地位竟也跟着水涨船高，尤其是坐落在胡同把口，背靠着大街的那个小四合院，更是寸土寸金的宝地。

这条小胡同，曲里拐弯，南北走向。南起万寿宫大街路北，北到鼓楼东大街路南，进出口比北京大栅栏的门框胡同还窄二尺，两个人走

碰头得侧身而过。门牌号码，大小三十六座院落，户口本上，六十四姓一百零八家。

地名安乐窝儿，因晋封刘禅于此而得名。这并非写小说的人凭空捏造，而是有史可考的。《太平寰宇记》曰：“安乐故城汉县。”《后汉书·吴汉传》注云：“安乐，县名，属渔阳郡。故城在今幽州潞县西北。”吴汉“承制拜安乐令”。《水经注》曰：“沽水南径安乐县故城东，晋书地道记曰：晋封刘禅为公国。俗谓之西潞水也。”前文已经引用的《图经志书》所载：“贞观元年，省元州，后为潞县，后以水患徙治安乐故城，今州之东北即旧治地也。”可见目前的通州，便是汉唐时代的安乐县所在地。而潞县旧址，《通州志》记曰：“古城在城东八里甘棠乡，周围四里……今观遗址乃似邑墟，或曰即潞县。”《钦定日下旧闻考》补充写道：“古城遗址今尚存，地名古城庄。”现在的古城庄仍旧存在，不过改叫古城村。通州百姓，刘居首位，人口最多，可能都是阿斗子孙或家臣的后裔；此外，还有姓安、乐、单（禅的转化）的，据说也是阿斗家族的旁支远脉。

不过，坐落在安乐窝儿胡同南口，背靠万寿宫大街的那个小四合院的主人，却不姓刘而姓邴。《国名纪》中写道：“潞，高阳氏后，邴姓，汉属渔阳。”由此看来，姓刘的虽是通州第一大姓，资历却比姓邴的浅多了。

但是，历代史学家和研究《楚辞》的学者，都考证高阳氏封于楚，也就是今天的湖北、湖南，或姓熊，或姓屈，屈原便是“帝高阳之苗裔”，跟据楚为王的姓熊的是本家。那么，怎么会有一支高阳氏的子孙跑到当时地属燕国的潞县安家落户呢？笔者虽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仍

然不得而知。然而，通州现今姓邵（转化为郅）、熊、屈的人家虽不算多，也不算少，足见《国名纪》所言非虚。

邵姓本有家谱，可惜一九六四年十万干部下通州，四清运动打歼灭战，一把火将邵氏家谱烧得灰飞烟灭，不但难以寻根，而且可能断种。硕果仅存，死抱着姓邵不改的，只剩下这座四合院的房主。此人小名留根儿，大名兰渚，却是茕茕子立，形影相吊的鳏夫。

2

大四合院的格局，正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南房四间，一间门户。南房又叫倒座，有的从倒座正中开门，有的从倒座边角开门，进门都有一座影壁。排场大的人家，南房跟正房和东西厢房有一道花墙相隔，另开一座垂花门。邵兰渚的小四合院，依次减等，正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倒座三间，门户开在边角。等而下之，自然也就没有花墙相隔和另开垂花门了，而且，进门就撞西厢房的房山，没有空地砌一座影壁。邵兰渚的老爹邵响堂，大半辈子给美国教会开办的潞河中学当花匠；一九五一年潞河中学被政府接管，老头子又被调到西海子公园管花房子。西海子公园的几座池塘，有的被填土造地盖楼房，有的被排干积水种稻子，他也到了退休年龄，就回家养老，在自己的小四合院里侍弄花草草。西厢房的房山下，开出一片八仙桌大的花畦，进门只见青藤绿蔓，姹紫嫣红，香气四溢，招蜂引蝶，比千篇一律的影壁更风光高雅，赏心悦目。

一个穷花匠，怎么在解放前就有一座小四合院的家产呢？一九六四

年的四清运动 and 一九六八年的清队运动，工作队都曾专案审查，但是此时邳响堂老头儿早已寿终正寝，死无对证；邳兰渚咬定牙关，一问三不知；揭发检举材料虽然多达数百页，但是鸡嘴鸭舌众说不一，只得装进邳兰渚的档案袋里存疑。

言之凿凿的检举人，是住在西厢房的侯顶灯和娄凤兰两口子。

侯顶灯的爹是邳响堂的小舅子，娄凤兰的妈在邳响堂的原配死后，跟这位花把式相好多年，所以熟知邳响堂的底细。虽然侯顶灯的爹和娄凤兰的妈也在邳响堂之后先后死去，但是关于这座小四合院的秘史，好像他们在遗嘱里都口传这一对儿女了。

出生于四十年代的侯顶灯和娄凤兰做证，三十年代的潞河中学、潞河教堂、潞河医院的美国校长、牧师、院长，以及他们的太太、少爷、小姐和朋友，冬春两季喜欢打猎，夏秋两季喜欢捕鱼，这座小四合院原是这些美国佬捕鱼时歇脚休息之地。邳响堂服侍美国主子几十年，又为他们的男盗女娼遮羞避丑。一九四八年解放大军围攻通州，美国人仓皇逃走，就把这座小四合院赏给邳响堂了。

说到邳响堂给美国人遮羞避丑，这两口子又给邳兰渚身上涂抹一层神秘可疑的色彩，害得邳兰渚一直背黑锅，端不上铁饭碗。

他俩口口声声说邳兰渚来路不正，就像亲眼所见。

侯顶灯的姑母，跟邳响堂是抓髻夫妻。罗汉身子没有月信，过门十几年不开怀。忽然有一天，侯顶灯的爹接到姐姐的喜信，吉日良辰给小外甥办满月，侯顶灯的爹又喜又疑，喜的是邳门有后，疑的是其中有鬼。满月那天贵子见客，侯顶灯的爹从襁褓中的婴儿眉眼上，虽然看不出破绽，却敢断定，姐姐的脸色、身腰、神态怎么也不像月子人。几年后姐

姐病死，有夫之妇的娄凤兰的妈，勾搭上邳响堂，枕席之间无话不谈，邳响堂嘴紧，也难免酒后吐真言。原来邳兰渚本是潞河医院的一位中国男医生跟潞河中学的一位美国女教员所生的私生子。落生的时候，正赶上美国和日本打起了太平洋战争，通州的日本宪兵队搜捕美国人，那个美国女教员逃走之前，匆匆忙忙交给了邳响堂，留下了一条挂着小十字架的金项链。邳响堂找那位中国男医生，那位男医生是个有妇之夫，太太是有名的河东狮，矢口否认这桩风流韵事。邳响堂万般无奈，只得把这个孩子认为己有。听说，邳兰渚的生母，那个美国女教员，后来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大特务；邳兰渚的生父，跑到台湾开一家大医院，还是蒋介石的御医。

这种荒诞不经的胡说八道，如果不是傻瓜白痴，谁也不会信以为真。邳兰渚具有中国人那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三大特征，一点儿也不像个混血儿。其他漫无边际的离奇情节，也就不攻自破。然而，在那个奖赏告密的年月，多么漏洞百出的谎言，也被视为至宝，难以确定也宁可信其有，美其名曰挂起来。

邳兰渚的确是一九四一年出生，一九五九年考上大学，老爹万分高兴。谁想，只念了二年，便因得了浮肿病休学回家。吃了一年多的偏方，大病痊愈，正想复学上课，却不料老爹得了半身不遂，他不能不守在老爹床头，侍奉汤药，这就超过了保留学籍的期限，失去了国家分配工作的资格。老爹临死之前，害怕邳家断绝了香火，强迫他跟自己的情人之女娄凤兰结婚。邳兰渚是个孝子，虽然百分之百的不愿意，可是顺者为孝，也就忍着肚子疼，委曲求全点了头。但是，娄凤兰当时只有十七岁，不够结婚年龄，民政部门不准登记。老爹不能如愿以偿，死不瞑

目，又逼他和娄凤兰在病榻前拜了花堂，才含笑撒手归西。

捆绑成不了夫妻。老爹入土为安，邳兰渚便搬出了法典，当众声明婚约作废；娄凤兰更是水性儿，求之不得。这个小市民趣味的女孩子，原想嫁个大学生，脸上放光，姐妹堆里出人头地；大学生都是稀世珍宝，找个工作就能挣大钱，夫荣妻贵，享福行乐。谁知，邳兰渚冷冰冰哭丧着脸子，一点儿也不会温柔体贴，清汤寡水没有滋味儿。大学生的身份已被削价，到中学当个代课教员，每月只拿三十六块钱，只够一个人的嚼谷。娄凤兰大失所望，不等邳兰渚开口，她就吵着散伙。本来是非法同居，也就不必惊官动府，娄凤兰拿走邳响堂的一个五百元存折，算作赔偿损失，男婚女嫁各奔前程。两人分手才几个月，四清运动铺天盖地而来，娄凤兰在街道糊纸盒，嘴馋、手懒、爱打扮，一个月挣不出两瓶醋钱，五百元损失费花了个精光。这时她忽然感到吃了亏，又找邳兰渚算了账，点名要那三间北房。邳兰渚并不小气，但是老爹留有遗言，拉着棍子讨饭吃，也不能卖这小四合院的一砖一瓦。如果把三间北房割让娄凤兰，就像把秋海棠叶形状的中国版图掰下东北诸省，拱手送人，大逆不道。好男不跟女斗，邳兰渚面对娄凤兰的无理取闹，撕不破脸皮，正好他的一位远房表哥邵如珪要结婚，找他借房。邵如珪当时只不过是公安局秘书科的一名小科员，但是那一身警服颇有威慑力，邳兰渚急忙把正房三间借给他，自己搬到西厢房。东厢房许家，是个老住户。倒座两间堆满了坛坛罐罐、劈柴煤球儿、破桌子烂板凳，插不进脚。娄凤兰的讹诈没有得逞，恼羞成怒，怀恨在心。工作队正扎根串联，精选运动骨干，娄凤兰便百般迎合，摇尾乞怜，得到了赏识和重用，于是一口咬住邳兰渚不撒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邳兰渚没有戴上帽子，代课教员的饭碗却砸

了。多亏表嫂姚静芹在造纸厂当司磅员，就把他介绍到厂里当了一名临时工。

3

通州旧城南门外，京通铁路路南，有个造纸厂，每天都从北京的废品收购站进货，一卸就是几车皮，将成千上百吨的旧书、旧报、旧杂志回炉。再生纸也要分三六九等，厂里雇用了一百多名临时工分级论等挑选这些原材料。不看书的内容，只管纸的成色，不少纸张破旧而价值贵重的书籍，化成纸浆，只配制造大便纸。这些临时工不是文盲便是半文盲，又追求产量多拿工钱，即便是四库全书落到他们手里，也毫不可惜。众人皆醉我独醒，大学生邳兰渚虽不是版本学家，却懂得哪些书是名人名著，不忍看宝贵的文化财富落得如此下场，便竭尽所能，进行抢救。收购站的收购价格是每公斤六分钱，卖给造纸厂是每公斤一毛钱，本厂职工从中选购，两毛钱一公斤。邳兰渚一天最多能挣一块五，少时只有八九毛，大半花在了救书上。一年时光，积少成多，装满了西厢房的半间屋子。他又无师自通，钻研修书手艺，一本本、一册册、一卷卷都被他整旧如新。他一边修书一边读书，日有所知，月有所得，乐在其中，不问人间烟火事。好在住东厢房的许家，每月要交八块钱房租，也算小有所补。表哥白住他的房，表嫂心中有数，中午在造纸厂食堂吃饭，姚静芹抢着交饭票。所以，他的生活虽然清苦，倒也没有饿过肚子，冬棉夏单都穿得上。

一九六六年全国乱成一锅粥，安乐窝儿也不是世外桃源，以娄凤兰

为首的造反分子，成立了一支破旧立新战斗队。这支战斗队一出马便走向社会，队伍虽小却是最能咬人的跳蚤，打、砸、抢快似流星，贼不走空，凯旋而归，一个个的身上都胖了三圈，娄凤兰就像身怀六甲，从裤腿里洒出一张张钞票。后来，各单位的造反团群雄蜂起，占山为王，他们这支小小的流寇便像“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抽泣，几声凄厉”，无可奈何鸣金收兵，回到胡同里就地闹革命，安乐窝儿里吃窝边草。娄凤兰从一号到三十六号，六十四姓一百零八家，挨门挨户过了一遍，竟没有一个地、富、反、坏、右。降格而求，矮子里拔将军，公安六条之外另选革命对象。于是，凡属平日她看着不顺眼的人都被列入黑名单，天字第一号便是邳兰渚。一声呼哨，啸聚喽啰，杀上门来，兴师问罪。满想把邳兰渚打得皮开肉绽，锅碗瓢盆砸得粉碎，出一出憋在胸头的陈年恶气。破门而入，正要行凶，从邳兰渚的西厢房里跳出个衣袖上戴着一尺多长红臂箍的汉子，头戴安全帽，一手皮鞭，一手撬杠，两眼通红，满脸横肉，拦住了这支窝里反的流氓地痞。

此人名叫侯连登，外号侯顶灯，邳兰渚的表弟，京通铁路通州南站的搬运工，眼下是红色造反者九分站的一个小头目儿。他来看望表哥邳兰渚，也是夜猫子进宅，要借临街的两间倒座南房，当他们的观察哨所。邳兰渚碍于情面，迫于势力，都不能不答应，不敢不答应。

娄凤兰天生一副贱骨头，欺软怕硬，奴性十足，光棍不吃眼前亏，鸡蛋怎能碰碌碌，急忙见风转舵，上前握手言欢，而且申请将她这支鸡毛蒜皮的人马，加入九分站。

鱼找鱼，虾找虾，瘸驴配破磨，烂杏熬傻瓜。娄凤兰和侯顶灯一见钟情，一拍即合，一触即发，没有多少日子就到街道革委会领取了结婚

证。翻脸成仇，鸠占鹊巢，勒令邳兰渚滚出西厢房，搬到倒座去，恩将仇报，无事生非，清队运动中又狠咬邳兰渚一口，还自称是痛打落水狗。

逆来顺受到了极点，便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邳兰渚已经斯文扫地，走投无路，也就撕掉了大学生的脸面，铤而走险。他生活在粗野好斗的临时工圈子里，每天耳闻千遍，学会了骂人脏话。他又到一位精通武术的老头儿门下投师学艺，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学会了打架的本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当了安乐窝儿胡同居民委员会主任的娄凤兰，强迫无业居民迁移户口，拉家带口下乡插队，头一名就盯上了邳兰渚，以便霸占他那两间倒座南房。邳兰渚忍无可忍，一天黑夜戴上一副假面具，把娄凤兰堵在小胡同拐弯的死角落里，打得鼻青脸肿，嘴歪眼斜，昏死过去。大雨把娄凤兰浇醒，泥里滚水里爬回到家，溜溜一个月下不了炕。这时，九分站气数已尽，从红得发紫变成了紫得发黑，气焰一落千丈，虽然大喊大叫追查凶手，但是大势已去，最后不了了之。树倒猢猻散，九分站垮了台，娄凤兰失去了撑腰的后台，居民委员会主任只得下野，关门孵窝生孩子。

邳兰渚一回得手，壮起了胆子。歃血为盟，桃园三结义，五行八作的朋友抱成团儿，路见不平打死架。下笔能文，挥拳能打，文武全才的邳兰渚，一跃而为群龙之首。

十年噩梦，三年苏醒，到一九七九年邳兰渚已经三十八岁，他那被扭曲的心理、性格、面貌和命运，又花了七年时光，才自己给自己拨乱反正。

在他身上，虽然从四清运动就走背字儿，但是并没有造成冤、假、错案，政治上不必平反；他也没有被造反分子抄家，经济上不必退赔；自动退学的大学生，国家仍然不给分配工作；新时期并没有给他的生活

带来根本变化，他照旧在造纸厂当临时工，每天干活、吃饭、喝酒、抽烟、看书、睡觉……也免不了吵架骂人。有两三个中学请他当代课教员，还是三十六块钱一个月，不够他花十天的，他已经受不了这个穷。在造纸厂，计件工资，每月能挣一百元挂零，到月底还要拉饥荒，找姚静芹借债度日。厂里有招工指标，想给他转正，以工代干，当个秘书，可是二十四级干部的俸禄每月只有四十二元零五角，哪里有当临时工实惠？他不要这个虚名。

留着硬发茬的寸头，风吹日晒的黧黑脸色，黑沉沉的眼睛，冷冰冰的目光，牙咬着嘴唇，老带着一股发狠的神气；人高马大的个子，肌肉隆起的四肢，拳击运动员的骨架，人人都说他像日本著名电影演员高仓健在《远山的呼唤》中扮演的岛田耕作。

每天早晚上下班，他骑着一辆自己七拼八凑组装的自行车，大梁是一条自来水钢管子，后座特别宽大，能驮半吨沉重。

不过，寒来暑往十几年，上下班都驮的是姚静芹，那是表嫂的专座。

这几年来活外放，百废俱兴，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算卦相面这一行又兴旺起来。农贸市场圈外，交叉路口，隐蔽角落，是这一行人的领域。

邛兰渚驮着姚静芹飞奔的时候，常常被他们团团包围，兜揽生意。

“客官，站住！”身穿道袍戴着茶镜的假瞎子，断喝一声，“我看你鼻直口方，五官端正，印堂发亮，必交好运。”

邛兰渚急刹车，一脚点地，笑道：“你是双失明，怎么看得见我的五官？”

“我一只眼黑咕隆咚，另一只火眼金睛。”假瞎子油嘴滑舌，自圆其说，“我白送你一卦，哪一天应了验，别忘了给老朋友送一份不大不小的卦礼。”

邵兰渚正想开心取乐消化食儿，便问道：“你算我能当多大的官儿？”

“贵不可言，贵不可言！”假瞎子双挑拇指，又压低声音，“天机不可泄露，不可泄露。”

“那么我哪一天能成万元户？”

“年交花甲，不成百万富翁，也得存款十万！”

“这些空头支票，我也能白送你几张。”

“客官要算破灾得利的门前卦，我可就不能白尽义务了。”

“你看我眼前要破什么飞灾横祸？”

“过铁路道口，要一看二慢三通过，别撞在火车头上。”

“能得什么利？”

假瞎子忽然诡秘地一笑，装出怯怯生生的神气，吞吞吐吐：“这话有些碍口，我怕……惹恼了……你家大奶奶。”

姚静芹的全身一阵火烧火燎，脸涨得通红，啐骂道：“你这个瞎东西瞎说瞎话，我呕下你那只火眼金睛喂猫！”

邵兰渚从衣兜里掏出一张五元钞票，说：“知无不言，言者无罪，你就瞎说吧！”

“客官，你要走桃花运……”

邵兰渚哈哈大笑，把五元钞票扔给假瞎子，又紧蹬车轮奔驰起来。姚静芹却抡着拳头，乱捶他的后背。

晚上，姚静芹在枕边上，跟丈夫说起假瞎子给邵兰渚相面，只说了贵不可言和百万富翁那两卦，走桃花运那一卦却话到嘴边咬住了舌头。

官星正旺的邵如珪哼了一声：“他呀，这辈子完啦！”

4

邵如珪不但是邵兰渚的远房表哥，而且是邵兰渚的同窗好友。从小学到中学，同班同学十二年，念完了高中才分手。邵兰渚虽然考上了名牌大学却半途而废，邵如珪是个下了马的杂牌学院出身，可是手里有大学毕业的文凭。邵兰渚才气出众走了独木桥，邵如珪循规蹈矩走在阳关道。少年早慧，十有八九老大无成，或是遭遇坎坷，反不如平庸之辈，无色无嗅无味，不遭人忌，不被提防，年年提拔，步步升迁，一生毫无险阻，老来安富尊荣。

当年，邵兰渚和邵如珪同学的时候，每回作文课，邵兰渚都是下笔如行云流水，洋洋洒洒数千言，极有文采而不拘小节，字迹、标点、段落上的毛病，不一而足。邵如珪的文章，内容贫乏，词句枯燥，字迹工整，标点准确，段落分明，七十五分不高不低，不上不下。邵兰渚每篇作文，初评都在九十五分以上，然而，字迹潦草扣五分，标点失误扣七分，段落紊乱扣九分，最后只剩下七十四分，不得不屈居邵如珪之下了。

邵如珪的这个功夫，得自家传。他的老爹，当了大半辈子的石印局写字匠，后来改吃官饭，当文书直到老死。这位老先生，每天能恭楷抄录两万字，一字不丢，一笔不差，横平竖直，墨匀体正，这种书法人称

奏折体。邵如珪自幼就在老爹的戒尺下习字，就像老年间的女孩儿五六岁被迫裹脚，日久天长便拘束成性。所以，上小学时，邵兰渚像剃尾巴猴子一般淘气，邵如珪却比小师妹姚静芹更像女生。

姚静芹比邵如珪小三岁，跟邵兰渚同年而生日大。三个人同一天上学，姚静芹跟邵兰渚同桌，耳鬓厮磨，邵如珪坐在姚静芹后排，看她的后脑勺子。姚静芹后脑勺儿上的黄毛小辫子，一年年变黑变粗，“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他们便从小学毕业了。姚静芹不考中学，回家帮助老爹种菜，邵兰渚一点儿也不感到恋恋不舍，邵如珪却偷偷掉过几回眼泪。已经十六岁而又看过张恨水的言情小说《北雁南飞》的邵如珪，朦朦胧胧爱上了这位含苞待放的小师妹。

通州关厢的村庄，十有八九种菜园子为生，姚静芹的老爹是个有名的菜把式，而且自产自销，在万寿宫大街摆个菜摊。每天早起，老爹驾车，姚静芹拉车，爷儿俩到市场上卖菜。天光大亮，邵如珪和邵兰渚结伴上学，都从姚家的菜摊路过，邵兰渚还是吊儿郎当，叫着姚静芹的小名儿，跟她嬉皮笑脸：“如意儿，你可要高抬贵手，给够分量呀！”姚静芹也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说：“我割韭菜不留根儿，刀下无情。”邵如珪却温文尔雅，不跟姚静芹磨牙逗嘴儿，而且每天不是买两条黄瓜，就是买一个大嫩茄子。早点应该吃烧饼油条，邵如珪宁愿以黄瓜茄子充饥。后来，造纸厂占用了姚家的菜园，姚静芹进厂当工人，她的老爹也到厂里打杂，邵兰渚和邵如珪上学经过万寿宫大街，再也看不见姚家菜摊，邵兰渚若无其事，邵如珪却惘然若失，有些日子竟绕道而行，不愿触景伤情。

一晃十来年，邵如珪虽然拿到大学毕业文凭，但是才不压众，貌